

一瓣心香

□ 王崇燕

# 朋友,有你真好!

写下这个标题,却不知再写些什么。此刻,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感激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朋友,有你,真的很好!

曾看到一篇写“朋友”的文章,说:朋友,不是经常陪在你身边的人,但当你遇到困难时,一定是站在你身后的人。细细琢磨,不得不说:经典!

朋友花是我刚参加工作认识的。她是一位老铁道兵家属,虽不是同事近邻,却同有好强个性,自是一拍即合,交往自然多了起来,后来竟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。

花好强又能干。自学了裁缝,开了裁缝铺,经过了在工厂和小店打工的日子后,她终于鼓起勇气凑足了钱,自己包店面当起了老板。老公在项目上班,她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,每天忙里忙外的,但一切都打理得井然有序。

花善良又乐观。从认识她那天起,就没见她有什么烦心事,整天忙忙碌碌又乐乐呵呵的,即使这么多年没有住上自己买的房子,依然想着怎么能帮助别人,如何为他人排忧解难。我就是她的受益人之一。

儿子小时经常生病,动不动就高烧不退,我一边要忙着工作和家务,一边要奔走在医院和幼儿园之间。花得知我的情况后,主动到我家帮我照看孩子、料理家务。此时,她患股骨头坏死已经近一年,行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。

花是个永远闲不住的人,每天一早到我家后,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碌碌,扫地、拖地、擦桌子、洗衣服、买菜做饭,她一边拄着拐杖一边进进出出。春天,我家小院里可以种些蔬菜,前期的翻土、播种是我和老公,后期的栽苗、除草、浇水总是她。为了帮我节省水费,她总是将洗菜的水积存在水桶里,让我们下班回家去浇地,而蔬菜收获后,她从不为自家拿取一棵菜。

花也是个“要么不干,要干就要干好”的人,她在我家帮了我一年多,就倾注了一年多的心血。她闲暇时间就研究菜谱,想着怎么能够做菜更加营养美味,让儿子胃口大开,多进美食。儿子什么时候冷了、饿了、渴了,什么时候该穿什么衣服,早晚应该注意些什么,她比我考虑得还要细。有时我出差采访,她住在我家照看儿子,晚上随时查看孩子的动静,生怕孩子踢被子受凉感冒。

时至今日,儿子已经上小学五年级,不再需要她的细心呵护,她依然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对待,每当我因工作走不开,只需一个电话,她无论在哪里,有多远,都会放下手头的事,立刻到学校接儿子。根据季节的变化,她会经常发短信提醒我,注意给孩子增减衣服防止生病,或注意孩子饮食饮水防止上火。她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关心牵挂着我,一声简单的问候融入的是浓浓的情谊。

有一年父母来北京看病,恰逢儿子患肺炎住院,我每天既要带父亲到城里查病,回来后还要到病房照看孩子。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,母亲因着急也身染肺炎,必须每日到医院输液,身体并不好的花忙完家务后就去医院陪着我母亲。医院大厅里人满为患、病毒肆虐,每日三四个小时的陪护也是一种煎熬。就这样,母亲生病输液10天,她就在医院里无怨无悔了10天。

她就像大姐一样关照着我和我的家人,因我的快乐而快乐、我的悲伤而悲伤,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我关注和支持,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予我慰藉和帮助,让我深切感受到:在人生经历波折和坎坷时,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支撑,而是精神上的抚慰。

程是一家大报社的记者,认识她纯属工作需要。永远记得她给我的第一印象,蓬松的短发,一副阔大的墨镜遮住近半张脸。互相介绍认识后,她显得有点傲慢,几天陪同采访下来也没说多少话。真正熟识起来是看了她的博客,里面谈到她采访的一位耳鼻喉科专家,那时我儿子正患此病,辗转了多家医院,遂给她发了短信希

望能够帮忙引荐,没想到她很爽快地答应了,还亲自陪同我们到医院问诊。后来又邀约一起去四川一个项目采访,她也欣然应允。一路上她再没有了先前我认识的“傲慢”,非常亲切随和,没有任何架子,我们相处起来自然少了拘谨而多了默契。

也许是同行,所以惺惺相惜。一段时间里我流连于她的博客,里面记录着成功人士的奋斗足迹,也记载着邻里朋友的悲欢离合,既有每日的所见所闻,又有自己的所思所悟。她的文笔如她的为人一样亲和随性,在平淡无奇的叙述中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。我曾刻意地模仿她的写作手法,自我感觉也是很不错的,特别是在写通讯稿件时,文字的运用也“软”了下来,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

因自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,所以看到一篇好文章后总忍不住与人分享。那段时间每看到她的作品,总是与她就其中精彩片段聊上很长时间。不知是我们志趣相投还是她不忍拂了我的心意,总之她不厌其烦地听着我的絮絮叨叨,友谊就在相互的接触中慢慢生根发芽。

程是个见多识广、交际广泛、人缘极好的人,也是个极善良、很好相处的人。她最见不得的就是朋友遇到困难,看到朋友难受比自己遇到难事更难过,她总是想办法,尽自己所能帮衬朋友,无论是心灵上的安慰抑或是精神上的支持。与她在一起,她的电话总是很多,大多都是请她帮忙的,她的语气都是温言软语的,很客气,也很真诚。

她在博客里这样说:“选择首先是一种对生活方式、态度的选择,包括善意地活着,不管在什么情况下、遇到什么挫折或欺骗,都选择善意,坚持善意,因为善意是我对自己人生的选择,跟际遇和人情无关,是我自己出于如何让自己活得舒畅、健康的一种选择。”

有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,实在压抑无处诉说时,我就会讲给她听。之后,她常常有空没空地给我发信息,生怕我为此事影响了心境影响了生活。那时那刻,我深深体味到了幸福的滋味。将心里的感激通过微信发出后,她很快就回信了,她说:“你不必跟我客气,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家人。”听到这段话时,我的眼睛不由地又一次被泪水打湿。如果说在认识的人中,谁能同时担当老师、朋友、家人的角色,那我的答案必定是程。

“以后,你对人都要这样,让人高兴、给人安慰。不光是对自己的亲朋好友,对谁都要这样。”这是她的《湖边课堂》中大侠老师对她说的话。我想她做到了,不仅是对我或是他人,她都是这样做的。而我更为幸运,因她是我的朋友,我得到了她更多的关心和眷顾。

有本书中说,友情总是默默地守候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,在你欢喜的时候为你开心,在你郁闷的时候,就会义无反顾地走到你身边,给你安慰。也有人说,纯真友谊,是在别人孤独的时候,送上一束鲜花,而不是在别人门庭若市的时候,随声附和。

其实我身边还有很多诸如如花和程的好朋友,她们默默关心着我,鼓励着我,给我传递着温暖和体贴。无论我身处何地,我都能感受到有双眼睛在默默关注着我,有颗心因我而别样跳动。她们就像风筝的一根引线,时时牵动着我的心弦,让我不会感觉孤单和寂寞。

静思中,我常常暗自庆幸,自己有这么多好朋友,就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。试想,还有什么比家人和朋友更重要的?所以,这对我来说,是一件多么幸运和幸福的事!我还有什么不知足、不快乐、不满意的呢?

朋友,有你真好!愿与你一生相知、相伴!祝你永远健康、快乐!

作者单位:十六局集团四公司

前些天背着妈妈从网上帮她“淘”了两件衣服邮寄到家,当收到衣服的同时,妈妈唠叨式的责备也如影随形地通过电话传了过来:“谁让你乱花钱了,我又不缺穿的,日子长着呢,刚挣钱就不知道节俭。”其实妹妹私下里偷偷跟我说,我帮她买的衣服鞋子早成了她外出串门走亲戚的“制式装备”,她几乎是逢人便说:“这是儿子孝顺买的。”所以面对妈妈“严厉”的责骂,我一边在电话这头像个犯错的小孩子连连点头称是,信誓旦旦地表示类似错误绝不再犯,一边心中窃笑,又萌动了“犯错”的想法。

妈妈的“矛盾”从她第一次流着眼泪用颤颤巍巍的手落在犯了错误的我身上的时候,就在我心中深深地打上了问号,烙上了印子:既然狠心要打我,为何还哭呢?自那以后,渐渐地发现妈妈颠三倒四的“矛盾经”念得越来越多了。

餐桌上,她会说:“多吃点儿才能长个儿。”当我受到鼓舞正敞开心吃的时候,她不定又会说:“快别吃了,把胃撑坏了,傻吃也能吃傻呢。”每天上学前,她会一遍遍地催促:“快点儿走了,要迟到了。”临出门了,她又说:“路上慢点儿走,注意安全。”小时候常被她教育:“作为小男子汉,胆子一定要大。”可每次傍晚以后被同学叫上出门时,她又一遍遍地嘱托同行的伙伴们一定

## 奔驰而过的列车

奔驰而过的列车  
一条青绿色巨龙  
驮着万年冰号,在高原上  
吹奏,吹奏我梦中雪  
披挂上阵,挥舞  
旋转如风的风轮

多少次在心中描绘  
坚硬冻土层深处  
是否,藏有亿万年前的铁磁  
可以牢固吸住  
两条瘦瘦的高原之腿  
让青海和西藏  
不再孤独不再沉沦

我这样想的时候  
一阵风吹过了高原,雪被  
覆盖大地,如钢铁手指  
死死勒住雪域胸膛  
捆绑着雪水喂羊的草地  
冬虫夏草模样的列车  
长笛一声,朝拜进拉萨

## 黑夜里那群繁星

低低的笑脸相迎  
低低的光芒四射  
就连说话声音,也不敢在风中  
大肆渲染

黑夜是一群乌鸦聚会  
星之嘴,诉说高原前世今生  
让我冰凉让我疼痛  
眼,岂敢怠慢  
更深的黑夜

一颗失眠的心脏急剧跳动  
所有冰河都在沸腾  
都在,高原的山脊下涌动

## 大路歌台

# 风吹过藏北大地(组诗)

□ 陈益发

我多么需要对话  
需要,用手紧紧抓住  
那群繁星的尾巴

## 鱼游走在灵魂天堂

鱼游走在灵魂天堂  
蓝色冰河  
搭建水晶宫殿  
鱼呼吸自由而欢畅  
我行走,如一炷燃烧香火  
在灵魂对视天空的一瞬  
惊悸颤栗

鱼在清浅水中飞翔  
旋转,时而端坐  
阳光普照的岸边  
时而洄游,冰封水寒的宫殿  
安静地倾听雪神问候  
虔诚诵念  
心中佛经

鱼快活游走河的深处,游走  
亿万斯年用冰酿制的蜜罐

## 看着一块石头老去

回到一幅画里  
看着一块石头老去

我确认,这块经年的石头  
被岁月磨去了棱角  
在高原上,风就是磨刀石  
风是一切存在的博导  
学识深厚,经验老道  
风就是敬仰和经音  
容不得雨雪侵扰  
正如那块经年的石头  
在月亮升起,太阳还没落山  
开口说话的时候  
风恨恨地扇了一下石头耳光  
那面冰凉的脸  
从此,肿胀起来  
偶尔塌陷,也会成为一种  
虚怀,在蓝天照耀之时  
从此,更加沉默  
即便沙尘暴肆虐多年  
也要低下身子骨  
对于一座雄壮高原  
我始终认为  
石头,它一直弓着身子  
和自己说话  
它忘记了颜面  
也忘记了时间  
自顾自地,抱紧双膝

## 绿色入梦冬天的高原

雪线以下,高原在冬天

安然入睡,梦是一帘雪幕  
隔断往事和记忆  
大地浸染绿色幻境  
画布一样翻卷开去

我断定天际深处  
季节收藏了画笔  
她要歇歇歇息,不再涂染  
那些苍茫和空旷  
她要让高原披上婚纱  
真正做一回,美丽新娘

这是我的愿望  
也是,高原的归宿  
雪线一下,欣然入睡的梦  
很快插上了  
绿色翅膀

## 风吹过藏北大地

多么熟悉,风吹过藏北大地  
那些山峦、草地、河流和牛羊  
都被风吹来,还有五彩经幡  
远远地向你招手

我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  
常被风吹动,走过日月山川  
黑黑的脸庞上  
更加深刻出几折褶皱

风就这么经年地吹  
藏北大地疼痛得咬紧了冰齿  
有时也吼出声来,狼嚎一般  
或者成群的乌鸦鸣叫

我忍不住自己耳朵  
忍不住黑夜的黑和白昼的白  
偶尔也会激情奔放,在阳光  
还没升起时刻,允许风把自己  
吹成一粒飞舞的黄沙

作者单位:二十局集团



曲径

成海忠摄

要把我送回来,说我怕黑,因为这,我没少跟妈妈红过脸,至今这还是儿时伙伴们谈论童年趣事时的“笑资”。

印象最深的“矛盾经”念在高考前。妈妈太想让我考好了,以至于跟我大讲要有谁家孩子非重点不走的决心。当年我的高考成绩很不如意,也许是觉得不该用先前的话来刺激我,她反过来安慰我说:“考得也还不错,好歹也是二本呢。”可我执拗着要复读,生平第一次违背了她的意愿,偷偷卷起铺盖卷独自找学校复读了。很快又要走上第二次高考的“独木桥”,因为有过了一次“滑铁卢”,所以考前特别紧张,“有什么可紧张的,你要向我学习,看我就知道什么叫紧张。”妈妈说着还摆出一副轻松的态度。可我明明看见她又悄悄转过身去,双掌合十,嘴里还念念有词,无比虔诚地向“菩萨”、“老奶奶”等她心中的神灵祈祷保佑。复读这一年,她心底饱受折磨的爱怜都被鬓角的银丝、眼角的鱼纹悄悄出卖了。现在每逢高考季,妈妈总是无比轻松地催我:“今年咱家无考生。”“参加高考的是我,您那么紧张干吗呀?”此时,我总会这样逗她,妈妈略加沉思后总是一句话:“因为我是你妈。”难道还有比这更朴素、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吗?

上了大学,再后来又上了班,离家的距离

越来越远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在家呆的时间越来越短,尤其是像“端午”、“中秋”这样讲求团圆的节日里,常常会因为工作等原因回不了家。这时候,我会满怀歉意地打电话给妈妈解释缘由,听完我的理由,她总是故作慷慨地说:“男儿当志在四方,想家的都是小孩子,不比从前了,给公家上班就理应把心放在工作上。”真不晓得是什么让她支撑起了这般说话的底气。

家中每年的团圆饭各有各的风味,但缺少了我的团圆景象却是相似的,爸爸、妹妹的生动描述早让我入心入脑了。吃着饭妈妈总会突然跟爸爸说:“今天过节,也不知道你们闺女是跟谁一块儿过。”一会儿又扭转头对妹妹讲:“你猜你哥今天会吃点儿啥?”一会儿还会自言自语似地说:“要是儿子也回家,一家四口就聚齐了。”每当妈妈的讲话这样的絮絮叨叨时,爸爸总要批评她:“要是想了就打个电话呗,多方便呢。”“算了,这孩子从小心理就敏感,别让他猜出我想他了,要是影响了他的工作我更不安心了。”其实,妈妈内心的这些“小九九”我又何尝不知呢。

听说山区老家现在早晚的最低气温已经零度以下了,要不再给爸爸妈妈都添件羽绒服吧,哪怕会受到妈妈更严厉的“责骂”。面对家乡的方向,我暗自寻思。

作者单位:十八局集团一公司

若不是这次父亲病危,我怎么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竟对父亲一无所知。

匆匆赶到病房的时候,父亲还在昏睡着。脸颊深陷,好像用力吸着双颊,颧骨分明,眉头紧蹙,额头的五线谱和眼角的纹路被岁月雕琢得深刻而久远,头发长而油腻,全身一股汗臭味。他穿着灰白相间的病服,盖着白色略潮的被单,脚趾露在外面,双脚的脚趾都已乌黑发青。鼻子上插着氧气管,左手输着青霉素,右手打着安定。柜子旁边放着监测仪,除了血压低其余皆正常。

突然伴着“哎哟——呵”的一声叫喊,父亲面目狰狞双眉锁紧,脸上的沟壑愈加纵横,双臂用尽全力气上举,拳头紧握,血管筋脉暴起,全身颤抖着,母亲急忙“啪、啪、啪”有节奏地捶打着他的脊梁骨。

姐姐拉着父亲的手说:“爸,放松点,忍忍就好了。”父亲挣扎了两分钟左右,疼痛才稍减,又昏迷了过去。

比起疼痛,倒宁愿让他昏睡。我轻轻地喊了声:“爸,爸,我回来了!”我的右手拉着他的右手,左手抚摸着他深锁的眉心,想要将这褶皱抚平,可似乎怎么也抚慰不了。

父亲慢慢地撩起眼皮,挤出一条缝,很快就闭上了。母亲说:“二女儿回来了,醒醒别睡了。”

父亲再次撩开沉重而疲惫的眼帘,仿佛几十年间的瞌睡要在此时才能睡够,他用微弱的声音说:“哦,回来了。”

接着意识又朦胧起来了。没过几分钟,又开始抽得前胸后背疼,呻吟不已。

想来至少有十几年了,没有和父亲拉过手,没有端详过他的脸,没有一起肩并肩散步。唯一回家说得最多的就是:“爸,吃饭了。”因为他永远是最后一个坐到饭桌前。

我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。手掌很硬、很糙,掌纹很粗、很深,老茧磨得我掌心不舒服,手指明显变了形,微翘,关节处粗大,指甲扁平,呈青灰色,整体看着很不协调。就是这双饱经风霜的大手,抚育了我们姐弟三人成年。

握着父亲熟悉而又陌生的手,看着这张亲切的脸和瘦弱的身躯,突然间发现我对父亲知之甚少。父亲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小,但并不因此而受宠。打小听话懂事,勤奋好学。17岁高考落榜,次年补习。据父亲讲,他正在学校上课,爷爷说奶奶病危,就空手回家被迫辍学。时日不长,奶奶病逝。自此父亲便开启了教师生涯,21岁与母亲相亲而婚。后迫于生计转政,走上了公务员之路,直至50岁退休。工作30年间,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。听母亲讲,父亲常常把学生作业带回家里来批改直到深夜,经常在山区爆发滑坡、泥石流时默默值夜班。我也记得小时候常常看到父

## 亲情似海

# 父亲 让我好好爱你

□ 王璐

亲的“优秀班主任”、“优秀教师”、“先进党员”、“优秀干部”等等证书。那时候,证书上的烫金字时刻鞭策着我们姐弟要好好学习,超越父亲。

他从来没打过我,偶尔气急骂一两句,无非是因为小时候不听话,看电视太久或者睡懒觉之类的。到现在为止,我都没有和父亲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心灵沟通,甚至从来都没有汇报过我的思想、工作情况,只是一句“好着哩”敷衍了事。我也不知道父亲前半生都经历过些什么苦难的事情,只从母亲嘴里知道父亲不易!

想到这些,我突然觉得自己愧为人女,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有爱却深埋心底,不曾表达也不曾回报。也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病魔,让我知道父亲干我们这个家、于我有多么重要。

如果说母亲的爱像太阳的光芒,暖在心窝,那么父亲给予我的爱更像月亮的光辉,温婉而宁静,没有喧闹,甚至没有只言片语,只是背后默默地付出,于无声处滋润我的心田,于无形中悄然影响着我的性格,照亮蹒跚前行的路,不再彷徨,不再忧郁。

幸好,幸好有机会再爱。父亲,你的后半生让我来好好爱你吧!

作者单位:二十局集团二公司

## 百味人生

# 母亲的「矛盾经」

□ 李朋